卷施閣集

卷施閣文甲集卷九

陽湖洪亮吉著

請禮記改用鄭康成注摺子

奏爲敬陳管見恭請

訓定事查貴州本年歲試五經內輪出禮記臣按試諸郡皆於尋常擬題外出題諸生百人中卽有曾讀全經者亦茫然莫知其解臣推詳其故實緣元儒陳澔所撰禮記集說自前明永樂以來用以取士澔書本爲科舉起見是以凡遇可備出題者注解畧爲詳明其餘卽謭陋殊甚是以士子無所遵循伏查十三經正義現列學宮內禮記及儀禮周禮皆用漢儒鄭康成注最爲詳備誠如我

皇上欽定禮記義疏所云精奧無如鄭注者也且陳澔集說其詳明者皆采取鄭注其簡畧者卽自以意爲删改是用鄭注則集說之精華已備用集說則昔賢之訓詁半淪近奉到部咨春秋一經奏定改用三傳凡士子有志讀書者無不歡欣踴躍爭自濯磨臣愚昧之見可否禮記改用鄭注俾諸生通曉全經兼明五禮似于讀書行已皆有裨益未審有當與否伏乞皇上訓示施行爲此謹奏

邵學士家傳

君諱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先世系出洛陽宋南渡時有

諱忠者爲從官護蹕南下遂著籍餘姚君以禹貢三江其
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曾祖炳縣學生祖向榮康
熙壬辰會試中式由內閣中書改知縣復改教諭父佳銳
增廣生兩世皆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加
二級妣袁氏累贈恭人君贈君之仲子也生有異稟爲教
諭君所鍾愛攜至鎮海學署親課讀焉年四五即知六義
四聲十二徧通五經十七補縣學附生屢試優等食餼歲
乙酉舉于鄉辛卯舉會試第一人殿試二甲歸部銓選歲
癸巳
詔特開四庫全書館校勘永樂大典時
上方崇奬實學思得如劉向楊雄者任之于是大學士劉

公兟勳以君名首薦遂

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踰年授職編修歲辛亥

御試翰詹君名列二等擢左春坊左中允遷侍講轉補侍讀歷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

日講起居注官皆兼文淵閣校理歷充

咸安宫總裁

萬壽盛典八旗通志

國史館三通館纂修官又爲

國史館提調官兼掌進擬文字一爲廣西主考官兩充教習庶吉士覃恩歷加中議大夫此君之所歷職也君體素羸又兼諸館晨入暮出復以其暇授徒自給執經者嘗林

立以待前後著錄弟子至數百人由是體益不支今年三
月感寒疾醫誤投劑遂劇竟以六月二十五日卒于邸第
年僅五十有四卒之日語笑如平時人有乞爲志傳未及
成者檢篋中稿付次子秉華遂從容就席而瞑可謂神明
不亂者矣生平至性過人居教諭君及贈君暨恭人之喪
皆哀毀骨立過時猶思慕不置伯兄履涵早卒前一歲君
以其未葬特遣子秉恒歸爲營冢穴以是秉恒不及視君
含斂性和易與輩流交皆終始如一談古今事雖坐起數
十娓娓不倦卒未嘗以所能驕人惟有以非義干者不待
語竟卽拂衣起人以是嚴憚之于學無所不窺而尤能推
求本原實事求是蓋自元明以來儒者務爲空疏無益之

學六書訓詁屏斥不談于是儒術日晦而游談坌興雖間
有能讀書如楊慎朱謀㙔者非果于自用即安于作僞立
論往往不足依據迨我
國家之興而樸學始輩出顧處士炎武閻徵君若璩首爲
之倡然奧窔未盡闢也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餘年鴻
偉傀特之儒接踵而見惠徵君棟戴編修震其學識始足
方駕古人及四庫館之開君與戴君又首膺其選由徒步
入翰林于是海內之士知向學者于惠君則讀其書于君
與戴君則親聞其緒論向之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者始
駸駸然趨實學矣夫伏而在下則雖以惠君之學識不過
門徒數十人止矣及達而在上其單詞隻義即足以歆動

一世之士則今之經學昌明上之自
聖天子啟之下之即謂出于君與戴君講明切究之力無不可也君于經深三傳爾雅成進士以後未入館以前以宋邢昺疏義蕪淺遂别為爾雅正義一書亮吉始識君與同客安徽學使者署見君一字未定必反覆講求不歸于至當不止如以九府之衆山為即今衡山釋艸藄莵葵為即今欵東皆同客時所訂定而亮吉等急歎以為絶識者也服官後又為孟子述義穀梁古注韓詩內傳考並足正趙岐范甯及王應麟之失而補其所遺君又病宋史是非失實且久居山陰四明之間習聞里中諸老先生緒言遂㧭為南都事畧一編君嘗謂人曰南宋諸傳最無理法其

稿創于袁㮣㮣與史氏中外故于甬東諸人多鄉曲之私今讀南宋諸雜史及㮣清容集君說信然熟精前明掌故每語一事輒亟稱劉先生宗周黃處士宗羲蓋君史學所本而又心儀其人欲取以爲法者也外又有方輿金石編目

皇朝大臣謚法錄輶軒日紀南江文稿南江詩稿等若奉命校祕閣書如薛居正五代史等皆君一手勘定分校石經君職春秋三傳所正字體亦校他經獨多生平爲文操筆立就有大述作咸出君手其沖和淵懿奧衍奇古則又君之學爲之也君于

國史當有專傳今公子秉恒秉華等以亮吉尚足知君乞

先爲家傳以綴君行事亮吉與君交幾三十年于詞館爲後進凡值校讐之役如國史石經等亦無不與君偕即集中唱酬之作亦惟亮吉爲多用是不敢辭而爲之條繫如左俾他日志經籍傳儒林者有所採擇焉

分江水考

漢書地理志丹陽郡石城縣下原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桑欽水經同會稽郡吳縣下原注南江在南東入海常疑分江水與南江截然爲二今細校水經注沔水下道元稱地理志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東合大溪溪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南

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考臨城廢縣在今青陽縣南五里是分江水至石城縣境外已與南江合矣下又云南江又東逕甯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則今之甯國縣及建平廣德安吉孝豐諸地也下又云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于具區是又分江水與南江合後並入太湖矣許愼說文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晉灼亦同）道元亦云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縣西去會稽百四十里因句餘山以名縣山在餘姚之南句章之北也江水又東注于海前人每致疑岷江不能至餘姚入海者不過以中隔浙江故耳今考水經漸江水下道元云臨平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

江也又引闞駰十三州記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于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則語更明晰蓋南江實合具區臨平湖浦陽江三大水始入海班固云南江在吳縣南東入海東之一字所該者廣不必泥言在吳縣境入海也韋昭漢末鉅儒其注國語亦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蓋此三江實岷江之下流岷江合之方可入海惟班固桑欽皆漢和帝以前人並云江至餘姚入海至許愼晉灼即止云江至山陰爲浙江不更及餘姚者餘姚在蕭山之正東山陰之東北山陰圖經鑑湖初本通潮汐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環湖築塘瀦水溉田至九千餘頃疑南江水自

築塘後已不能直抵餘姚故許慎等言又與班固異耳宋葉夢得避暑錄尚知今錢唐江乃北江之下流則亦一顯証矣惟北字當改作南總之以今道里計之分江水合南江後由今貴池古石城青陽古臨城銅陵古春穀甯國宣城皆古宛陵建平廣德安吉孝豐皆古故鄣烏程武康皆古烏程餘杭漢舊縣仁和古錢唐所分蕭山古餘暨山陰漢舊縣餘姚漢舊縣諸州縣方入海其所逕之大水則太湖臨平湖浦陽江也班固云過郡二者丹陽會稽云行千二百里者今自池州府至紹興餘姚縣約計千里古里數短故云千二百里也

惠定宇先生後漢書訓纂序

惠定宇先生以經學名東南其所著九經古義易漢學明

堂大道錄等精博有過閻顧諸君余昨著左傳詁一書采先生之說爲多今又得讀後漢書訓纂而知先生之史學亦非近時所能及也此書皆先生采綴衆家凡有異同增損皆摘錄入卷中其門下再傳弟子朱邦衡爲之繕寫補綴彙爲一編仍有簽識某書某卷未經錄入者吾友桂進士未谷復爲補成之定本既出適吳念湖司馬入都爰力任剞劂之事顚行復索序于余時司馬刊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甫竟復能以餘力校刊此書公諸同好是亦今之汲古主人矣余嘗慨世之讀史者類多耳食每以謝承諸人所撰後漢書爲過于范史嘗細校之而後知蔚宗去取之精決擇之愼有非諸家所可同日語者就諸家之中謝

承最有名又最先出而其紕繆已非一端可竟又況華嶠
袁山松謝沉薛瑩諸人年代較遠者乎試舉一二端言之
范史周嘉傳高祖父燕曰我平王之後正公元孫李賢注
引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興紹嗣
封爲正公食采于女墳今攷武帝紀元鼎四年行幸滎陽
還至洛陽詔曰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
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至元帝初元五年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成帝綏和
中始進爵爲公安得有漢興卽嗣封正公之事如謂漢興
二字卽指綏和以後而言則燕在宣帝時下距此尚遠又
汝陰縣王莽時改名汝墳漢興安得有汝墳縣承葢因燕

正公之言附會而成不知燕所云正公蓋戰國末東西周皆降稱公燕是其裔故云然耳厥後唐杜牧爲周墀墓志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漢興周仁封汝墳侯表更言賜號正公皆沿承誤而更爲之說者又三國志陶謙傳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裴松之注引承書曰昱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今考陶謙傳融走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陳壽吳志劉繇傳及司馬光通鑑等並同則所謂拒戰見害之事非矣承又云謙初辟昱别駕從事辭疾退避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云云考謙傳謙未嘗兼領揚州一也吳志吳範傳

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至孫權起東南範始委身服事
是範亦未嘗爲揚州從事二也且謙本以融爲下邳相督
廣陵彭城下邳糧運及曹操擊破謙徐土不安融乃將男
女萬口走廣陵則融之走廣陵實由下邳東下道不出臨
淮三也他如范史隗囂傳更始執金吾鄧曄注引承書曄
南陽南鄉人前漢既無南鄉之名又胡廣傳注引承書李
咸以靈帝建甯三年自大鴻臚爲太尉今考靈帝紀咸爲
大尉在四年由太僕亦非大鴻臚是承書于邑里官爵皆
率意妄書不求其實其他之好爲異說以貽誤後人者又
比比也今先生所纂于十六家後漢書皆條系之而不專
主其說閒爲舉正其誤又可云先獲我心者矣余于後漢

書中又嘗有蓄疑數十事及後校刊他書而忽覺冰釋者亦不妨畧舉一二焉安帝紀永初元年及元初元年皆三月癸酉日食上已有三月己卯日南地折一條與續漢書五行志所紀同逆推至此年正月甲子則己卯日定在三月唯己卯後同月不得更有癸酉日況三月二字又屬複書且是年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自太初定歷後至此一歲亦不容有兩日食及以五行志細勘乃知此條專屬永初元年三月事范史冒昧又複述于此也又王允傳傳言關中人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彥思不知何人陳范二史于卓傳亦不錄及後偶閱裴松之注引漢獻帝起居注云尚書丁宮附會卓廢立云云

而始知彥思者當卽丁宮無疑也至唐李賢注後漢書本集衆手成之往往得失互見卽如第四十九卷張衡傳七十九卷南匈奴傳最爲鄙謬則以分注之人較劣又卷帙獨長注後復不加檢勘故耳然則排纂諸書以爲一書折衷其是如訓纂者又曷可少乎按梁書王規傳規集後漢書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劉昭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書共一百八十卷唐志劉熙注范蔚宗書亦一百二十二卷竊謂當梁陳時衆家之書俱在故三家所注卷帙繁衍若此今先生獨能于殘闕之餘網羅散失雖僅得若干卷而其難有十倍于王劉者當不獨欽先生之學識并可以鑒先生之苦心矣余近又嘗以水經注校范書及續志增

益二十餘事以前漢書三國志宋書校范書續志舉正亦不下數十事他日當質之吳桂二君或可附先生之書以行也時嘉慶元年歲在丙辰夏至後五日

敕授登仕郎晉贈武德騎尉卹授雲騎尉世職湖北呂堰

驛巡檢王君神道表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余視學貴州還京以小除日抵湖北之呂堰𡄠黑中有迎拜馬首者余起驚詢則吾友王君芑孫之弟呂堰驛巡檢王翼孫旣抵館揖之入其所言皆民間疾苦與差務絡驛貌憔悴而公服破壞余悚然異之已復出其寄兄芑孫之書與一文榼余憨其宦貧出囊中金持贈以別行數驛作書與湖北大吏言君之賢大吏復書

云君戇直屢忤上官上官及其同官無悅之者余又爲爽然不懌者久之越五月得芑孫書則君以禦賊不屈死矣方嘉慶元年正月湖北逆民猝起于是鄖陽荆州宜昌施南諸府州縣所在如蝟毛襄陽府屬南漳等縣亦相應和旋起呂堰當南北之衝無城郭可守君日夜焦灼屢啟上官求擘畫皆不報君不得已自起行村鎭爲畫守禦策時縣中官吏捕邪教嚴株及里黨一方囂然具擔索欲移徙君急慰止之揭榜曉示俾耕種如常會賊已起襄陽之黄龍壋君預立備賊章程八條一凡鄉勇十名設頭目一人頭目十人設總頭目各相牿而統于巡檢司一附近小村口戸單弱悉遷呂堰鎭一鄉勇能自食者聽其無食之人

爲設飯厰立糧餉總頭目司其事他若擅自遷徙及飲酒賭博皆有厲禁部署甫定賊大至攻呂堰三月廿九日君出迎擊禽賊目劉方達劉漢德陳起蛟三人縛斬驛前又自作官文書詣當事告急然賊勢益盛君所部寡弱度不可守乃作書別父兄付弓兵劉祿持去且便取巡檢司印上府又令從人徐升開道行而身上大橋罵賊須之復令小吏廖之義趣劉祿之義走未數步見賊已過橋有數賊方環視橋下之義意君已投河死遂跳免比賊退之義還見橋下沙壓露衣乃君迎擊賊時所著繼襄陽知府跡徐升至辨認亦如之義言八月某日賊再陷呂堰領兵者從賊手獲君巡檢司印賊目俞宗武自言親殺驛官且言驛

官從橋上獨身接戰連刃數人既中矛創甚自投于水賊衆憤鉤出之并褫其衣刀槊叢集猶罵不絕口乃死君死節事至是乃大白然前此或傳君已死或以爲未死而余則斷斷然必君之死蓋立談數刻而見君之性定也自君死賊過呂堰無不顛敗君有蹟之者輒驚曰此巡檢君之靈爲立廟羅拜乃去或曰君遺骸亦賊所營葬則君族弟仲光至呂堰訪問所得也事聞有

旨入昭忠祠依縣丞例議卹又視四品以下世襲雲騎尉襲次完更襲恩騎尉罔替

朝廷所以報死節之臣可云厚矣嗚呼君一巡檢耳處事之周臨命之定如此然則大吏守

天子封疆而數百縣起烏合未定之賊任其往來豕突化為蔓千蔓延無已以致傷我實心任事之吏與守死不去之民及事已過或又以輕敵僨事之咎委之則平日以君為頑以君為忤上官者宜也又吾聞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逆民起事之始皆因州縣逼迫藉此逃死而君以一巡檢獨善拊循其民無事則勸之耕桑有事則偕為守禦至危苦萬狀而民卒不忍舍去迨君死而一鎮之民死于賊死于路死于饑寒者亦遂無噍類嗚乎君可謂賢也已且大吏不能禦賊而巡檢禦賊大吏能遷延避賊而巡檢獨當賊之衝日夜殺賊奮不顧身乃力竭而為賊所殺此奇節也亦僅事也余為

天子史臣而不能傳奇節志僅事則不稱職是懼故因君兄芭孫之請而為直書之以揭諸其墓又幸余之尚及識君并尚能斷君之必死也若君平日行事以迄世系生卒歲月詳秦兵備瀛與君兄芭孫所為行實及狀中不更贅

呂太淑人墓表

太淑人吳氏明太傅大學士謚文端諱宗達五世孫父文學諱宏母王氏太淑人為文學君次女性至孝嘗以父疾侍湯藥不解衣履者累月年二十二歸于奉政君時奉政君父方司訓泰州舉家隨任太淑人逃子婦職惟謹司訓亟稱之曰名家女能嫻禮法不易得也嗣司訓以老告歸家僅四壁立太淑人所以奉養之者備至顧自食不厭糠

擬族黨賢之奉政君以乾隆壬申舉京兆試甲戌成進士是時太淑人在家延師課子爾昌爾益爾熾饘食豐潔鄉里不知其家之窘也歲丁丑奉政君以前敎習期滿揀發山西以知縣用旋補萬全調任安邑太淑人始挈諸子之官署自奉一如在家時勸奉政君節廉俸所入饋遺族鄙又爲族鄙之無力者擇地營葬至十數棺有族子幼失父母太淑人攜至署飲食訓誨一如所生長以巳姪歸之歲丙戌奉政君擢張蘭同知時長君爾昌已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未幾奉政君以事去官偕太淑人就養京邸無何奉政君遘末疾卒太淑人之辛勤醫藥黽勉喪葬與前之奉司訓君者無以異歲丁酉爾昌以刑部郎中出守濟南歷

濟東泰武臨兵備道擢安徽按察使太淑人皆就養官廨雖爾昌之所以奉母者無不至然太淑人時時以盛滿為憂遇讞獄必問有所平反有輙色喜先是爾昌之官山左也巡撫某公曾同官刑部以是知爾昌才相待出諸屬吏上太淑人獨憂之每寄戒爾昌曰某公非廉謹者又情性不常他日汝必為所累後爾昌稍欲自遠而大府已怒假讞案不實奏請鐫秩矣及移官安徽而某公果以賄敗爾昌亦被累遣戍出關半道遽卒太淑人處之裕如謂家人曰吾固知有今日久矣嗚呼太淑人處閨閤中而深識遠見固如此此以視此大案中數監司大吏為所株連至駢首而不悟者太淑人之識不已出尋常萬萬哉人常謂古今

人不相及若太淑人者與漢之東海嚴母又何以异太淑人歸處家事益井井幼子爾禧以癸卯舉京兆試旋以四庫全書館謄錄議叙知縣發浙江而仲子爾益亦以副貢生歷官雲南廣西直隸州州判太淑人以地近就養浙江所以戒爾禧者益嚴以是爾禧宰桐鄉調署仁和皆有聲由太淑人之教也桐鄉獄囚每爲禁卒所苦多有瘐死者太淑人則命爾禧時時恤視并以私錢給發寒暑衣及病者醫藥全活甚衆無何爾益爾禧相繼卒于官太淑人復歸里第居常對親串雖時爲達觀語然神爲之戚矣時惟第四子爾喆在爾喆幼不良于行以疾故尤愛憐之爾喆復多病太淑人每蹙然曰强壯者盡死吾猶冀孱弱者可

以送老也及太淑人之卒而爾喆已先一月死太淑人之
不起亦半由追悼諸子云太淑人體素豐望之如立玉生
平所爲皆有士大夫節槩遇事持大體與人言必懇誠有
過亦必盡言規之無少回護待下嚴而有恩撻婢妾數未
嘗過四五有士族女淪于臧獲太淑人聞之急出貲贖歸
爲擇良耦婢女年及笄父母或不能輸直輒焚券聽令遣
嫁其厚德又如此太淑人以嘉慶三年十月初八日卒臨
時無甚疾苦若解脫者距生康熙五十四年壽八十四屢
受
覃恩累封至太淑人子五人爾昌爾益爾熾爾喆爾煓皆
前卒女二人均適仕族孫六人子瑗子瑛子琴子環子珏

子班子璲以副貢生官山西平定直隸州州判子班以太淑人歿後舉京兆試餘皆讀書有聲子琇將以今年四月某日合葬太淑人于奉政君之阡求所以傳太淑人者屬之亮吉亮吉幼及見奉政君及中歲客西安爾昌之出關也送之于渭橋繼又識爾熺于杭州爾益爾喆又皆與亮吉有連以是知太淑人詳爰不辭而爲墓道之表云

伯益考上

此係幼時所作適從故簏中檢出因附刊于此

余讀劉向列女傳皋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陶之子伯益也益信皋陶沒禹封其次子仲甄於蓼以奉先祀蓋長即伯益次仲甄也伯不封仲封者明伯時佐禹不外封也伯非益則禹越次而立仲舛也或曰伯益實帝高

陽第二子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曰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第二子既帝高陽第二子則鹵帝嚳弟也皇甫謐曰帝嚳生三十五年立立七十年嚳死而摯代之又九年禪堯堯立亦七十年合舜攝爲九十八年舜立三十九年禪禹禹距啟又十七年啟之立益無恙也則益之歲二百三十餘也況春秋緯命歷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則世數益不可攷矣而曰帝高陽子者非也或曰益既非出高陽出皋陶矣聞益之後爲秦則皋陶宜有後于秦也臧文仲聞六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何也曰秦之祖伯翳非伯益也伯翳大業子使翳卽伯益則皋陶名庭堅又名大業矣列子曰夷堅聞而誌之服虔注夷堅卽庭堅則又名夷堅矣一人四名

非古也史記陳杞世家云伯翳之後封爲秦垂益夔龍後不知所封劉歆進山海表亦云伯翳與益主驅禽獸崔靈恩云秦虞夏商時巳爲諸侯則秦之出爲伯翳非伯益明矣益之後旣不見而六蓼又滅故重歎不祀也曰庙祖皋陶祖伯益是乎曰祖皋陶是也祖伯益非也英舒李六四姓仲甄之後也祖皋陶不得祖伯益也然則列女傳亦盡可信乎曰亦非也曰五歲贊禹者亦嚳子帝顓頊年十五佐黃帝帝嚳年十五佐顓頊之論也且五歲贊禹則舜舉益之日益尚無歲也虞廷之臣稷不先益若稷爲帝嚳子則放勳殂落之日稷齒亦近百矣而益以五歲出其上尙也曰列女傳亦不信乎曰其以伯益爲皋陶子信也曰五

歲贊禹者誣也其他書可引若高誘注呂氏春秋及鄭氏詩譜陸德明音義等本朝閻璩百詩已言之不贅

伯益考下

余既辯伯益爲皋陶子矣閒取新唐書讀之其在宗室世系表者曰李氏出自嬴姓帝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皋陶生伯益其在宰相世系表者曰顓頊裔孫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生皋陶皋陶生伯益曰余得以新唐書之誤而證經史志三書之誤矣校秦本紀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則女華者大業妻也今誤以爲子且于皋陶上增減世代則新唐書之誤不必言矣孔穎達詩正義曰皋陶大業一人也若據宗室表則皋陶去

大業二世矣據宰相表則皋陶去大業又三世矣而曰一人者則孔穎達誤也秦本紀云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栢翳則栢翳名大費唐書謂大費生皋陶者也而索隱曰卽尚書伯益以三名屬一人以三世爲一世者則索隱誤也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鄭語云秦栢翳之後因鄭語而誤者則地理志亦非也夫五帝之世次原不可考矣若必就諸家之說而以年代世數斷之則顓頊之下大業之上當以史記爲斷而唐書宗室表宰相表其說盡非大業以下皋陶以上當以唐書爲斷而史記及孔穎達諸說盡非皋陶以下以及伯益之所出則當以呂氏春秋及劉向列女傳爲斷而史記索隱以及地理志水經注諸說盡非如

此而古人或可不受誣于後世乎

曾孫用懃校刊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十

陽湖洪亮吉著

征邪教疏 戊午十二月廿七大考題

今者楚蜀之民聚徒劫衆陸梁一隅逃死晷刻始則惑于白蓮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繼因受地方官挾制萬端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數省賦外加賦橫求無藝忿不思患欲借起事以避禍邪教起事之由如此然 臣 以爲邪教實不足平也何則伊古以來焚香聚徒歛米入教如漢之張魯張角晉之孫恩盧循六朝及唐川蜀之米賊宋之儂知高明之劉六劉七趙風子徐鴻儒唐賽兒等類皆起于中葉以後政治畧弛之時然尚皆不旋踵卽撲滅若我

朝
聖聖相承振綱飭紀每有賑卹皆不惜百萬帑金視民如
傷愛衆若子此不特中外知之陷入邪教者知之卽爲邪
教之首者亦知之故臨陣撑拒必言愛地方官重害以致
背
皇上大德試思此等皆身羅叛逆萬死不足贖之人而天
良不昧尚如此 臣故云邪教不足平也 臣今敢有請者以
爲脅從宜貸也邪教入一村則燒一村入一鎮則燒一鎮
以脅良民爲賊耳邪教旣退州縣官又利其燒燼所餘屏
民使不得歸于是良民始不得不從賊邪教滋擾數省首
尾三年燒村鎮愈多則無身家衣食之民附麗之者愈衆

邪教又不甚愛惜每行必驅之使前或抑之在後以抵官兵故諸臣所入告云殺數千人數百人者即此無業之流民非真邪教也非真賊也且此曹每州縣動輒以萬計可盡殺乎即可盡殺亦非

皇上如天之仁所忍出此也故臣以爲脅從宜貸一則開愚民之自新一則離邪教之黨羽黨羽一散真賊乃出從此官兵刀箭鎗砲之所傷乃真邪教也乃真賊也一則吏治宜肅也今日州縣之惡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隳

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貲以臣所聞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雖稍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戀妻子不敢犯法也

州縣官既不能消靡化導于前及事有萌蘖即借邪教之
名把持之誅求之不遏至于爲賊不止臣請凡邪教所起
之地必究其激變與否與起釁之由而分別懲治之或以
爲事當從緩然此輩實不可一日姑容明示創懲既可舒
萬姓之冤亦可塞邪民之口葢今日州縣其罪有三凡
朝廷捐賑撫卹之項中飽于有司皆聲言填補虧空是
上恩不下逮一也無事則蝕糧冒餉有事則避罪就功州
縣以蒙其府道府道以蒙其督撫甚至督撫即以蒙
皇上是使下情不上達二也有功則長隨幕友皆得冒之
失事則掩取遷流顛踣于道之良民以塞責然此實不止
州縣封疆之大吏統率之將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

效尤乎三也一則責成宜專也楚撫守楚豫撫守豫陝撫守陝戰雖不足守必有餘卽以陝西言之武關潼關蒲關東面之三門也大震關大散關駱谷關西面之三門也其地皆重巖極險使預爲之備先使百人守之賊何以能入武關何以能進劍閣又何以能復入雞頭趨褒斜東西蹂躪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此非封疆大吏不知地利不知形勢不先事預防之失乎夫

朝廷之馭天下不過賞罰二端前者平金川平緬甸所以能卽日告功者賞罰嚴明賞必待有功罰不避勳貴故也今行軍數年花翎之

錫至千百而賊勢愈熾蹂躪之地方愈多則功果安在乎

將弁之棄營汛棄鎮堡常與賊鋒相避者大吏又務爲掩飾則咎果誰任乎況有功而使無功者受其賞則有功者解體有罪而使無罪者代其罰則有罪者益恣故臣以爲今日之事

朝廷則賞必當罰必行親民之吏則各矢天良封疆之臣則各守地界削上下欺蒙之弊除彼此推諉之情如是而邪教不平臣不信也臣謹疏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一

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其目見裴駰史記集解而晉書地理志因之嘗以爲不然今考之愈知其妄漢書地理志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小顏注云京畿所統

特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于諸郡守也是三十六郡內本無內史而以數不足強牽合之此則裴駰之妄矣宋劉攽又謂秦三十六郡無鄣郡今考地理志丹陽郡下班注云故鄣郡而劉昭注司馬彪郡國志則明言丹陽郡即秦鄣郡且于故鄣縣下注秦鄣郡所治以迄圖經吳地志等無不然而以為秦無鄣郡則劉攽之妄矣至閣下以為楚漢之際所置此約畧之詞亦嫌無明據也亮吉以為秦三十六郡當以史記漢書地理志為證蓋與其信裴駰不若信馬遷班固應劭諸人之說為是也今細校地理志秦郡自河東至長沙其三十四郡皆見於班固原注中河東太原上黨三川東郡潁川南郡九江泗水鉅鹿齊郡琅邪會稽鄣郡漢中蜀郡巴郡隴西北地上郡九原雲中鴈門代郡上谷漁陽

右北平遼西遼東邯鄲碭郡薛郡長沙他若黔中郡見史記楚世家郯郡見漢書高祖本紀及地理志東海郡下應劭曰秦郯郡而魏收地形志亦云郯郡秦置漢高改為東海郡御覽引十道紀海州東海郡秦為薛郡地後分薛郡為郯水經注始皇二十三年置薛郡疑分薛為郯郡在三十六年并天下之後也漢改郯為東海郡水經注沂水下郯故國也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為郯郡漢高帝二年更從今名郯郡由薛郡所分故高祖本紀亦薛郡郯郡連書蓋薛郡入漢為魯國郯郡入漢為東海郡細核地理志自明是則秦有郯郡之明證而前人考秦三十六郡皆未言及何也至閣下又以桂林南海象郡為即在三十六郡內則益不敢為然蓋秦分三十六郡在始皇二十六年而桂林等三郡之置則在三十三年相距尚八年必不預

爲計及明矣又旣數及桂林等三郡則閩中一郡置又在三郡之前不宜反漏（史記閩粵王傳秦幷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按秦幷天下在二十六年是閩中郡之置尚在桂林等三郡之先）若統行數入卽除內史及鄣郯二郡不計外亦與三十六之數不符恐卽如閣下言亦當慮前後失據耳況秦制天下爲四十郡除內史外其名皆見于史記漢書故唐以前地志皆遵用之又非可意爲增減裴駰之過惟以內史足三十六之數而不知有郯郡閣下則又欲幷四十郡爲三十六郡遂不得不引劉攽之邪說旣又知其不安則以爲置在楚漢之際且又幷閩中郡削之以附會當日成數亮吉恐皆不足以傳信而啟後人之惑也用敢論及之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二

來示又云據宋志南梁郡之睢陽縣卽漢晉之壽春縣疑太元收復以後卽僑立南梁郡不更立淮南郡又避鄭太后名不立壽春縣卽以睢陽當之云云今考沈志義熙十三年宋高祖以義慶爲豫州刺史鎭壽陽元熙元年義康督豫幽司并四州諸軍事亦鎭壽陽劉敬宣傳遣使特節督馬頭淮西諸郡軍事鎭蠻護軍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事在義熙五年又劉湛傳高祖以義康爲豫州刺史留鎭壽陽以湛爲長史梁郡太守劉粹傳亦言以豫州刺史領梁郡鎭壽陽此梁郡卽南梁郡是晉末淮南南梁二太守並立兼有壽陽縣之證也近又得一顯據云隋書

州郡志淮南郡壽春縣下云舊有淮南梁郡北譙汝陰等郡則晉末二郡並置益可知杜佑李吉甫等云東晉時以鄭太后諱改壽春爲壽陽倘竟省壽春則又無容改矣又舊圖經云合肥縣古滁陽城東晉于此置南梁郡是南梁郡又在滁陽不在壽春今考滁陽城在合肥縣東北壽州在其西相拒不遠以其近故豫州刺史常兼領梁郡也尋閣下致疑之由當因宋書州郡志孝武大明六年廢南梁郡屬南豫改名淮南雎陽令亦于是年改名壽春以此疑晉無淮南郡及壽春縣耳不知二郡之合實在宋永初以後于晉無預也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三

史記曹相國世家柱天侯反于衍氏小司馬本作天柱侯又引廬江灊縣之天柱以實之闇下又信其說而登之于考異不知非也無論史記漢書皆作柱天小司馬求其地而不得遂倒轉作天柱已屬曲說一也漢書地理志廬江灊縣班固原注天柱山在南劉昭注郡國志亦同是天柱山名而非地名秦漢之世侯國未有以山封者二也又衍氏魏邑與廬江之灊相去甚遠三也蓋云柱天者不過夸大其詞言若天之有柱耳實非地名也後漢書齊武王演傳自稱柱天都尉柱天大將軍賈綜傳交阯兵自稱柱天將軍卽同此意豈南陽郡及交阯又有天柱山得以曲為之說乎小司馬之妄往往有名號侯而必欲求其地以實

之卽如高祖功臣亦有始終名號侯不別封邑者如信武侯靳歙位次最高在第二而封非實邑是矣周緤傳亦爲信武侯小顏注云以其忠信故加此號緤後更封鄘城侯則與歙異矣又考歙爲信武侯食四千六百戸葢皆以名號侯食實邑制當與後來關內侯等相仿小司馬不知而云地理志無信武縣當是後廢豈非曲說乎至蔡邕傳出補河平長閤下以爲郡國志無河平縣今考兩漢河南郡皆有平縣疑此河字下脫一南字又陳寔傳除太丘長李賢注屬沛國桉漢書地理志沛郡無太丘縣惟敬丘下應劭曰春秋遇于犬丘明帝更名犬丘下犬字應作太傳寫訛在上耳水經注淮水又東逕太丘縣故城北班固地

理志曰故敬丘也然則犬丘卽敬丘而閣下復欲以瑕丘當之似亦微誤也

候選縣丞附監生黃君行狀

祖高淳縣學訓導大樂

父縣學生之捄

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黃君景仁以瘵疾卒於解州臨終以書貽友人洪亮吉于西安俾經紀其喪亮吉發書卽行以五月十六日臨君殯于解州之運城亮吉知君最詳途次撰君行事狀以乞志傳幷使後之傳文苑者有述焉君諱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系出宋祕書丞庭堅自宋南渡時由鄱陽遷武進遂爲武進人祖大樂以歲貢生官高

淳縣學訓導交之捐禱于學宮神祠而生君故小名高生君數歲即孤伯兄又繼卒訓導君撫以成立性不耽讀而所受業倍常童年八九歲試使為制舉文援筆立就學使者歲科二試吾鄉應童子試者至三千人君出即冠其軍前常州府知府潘君恂武進縣知縣王君祖肅尤奇賞之君美風儀立儔人中望之若鶴鶚與交者爭趨就君君或上視不顧于是見者以為倨恭或以為狂生弗測也君守訓導君訓未嘗學為詩歲丙戌亮吉亦就童子試至江陰遇君于逆旅中亮吉攜母孺人所授漢魏樂府鈔本暇輒朱點其上閒有擬作君見而嗜之約共效其體日數篇逾月君所詣出亮吉上遂訂交焉及常熟邵先生齊燾主常

州書院亮吉及君皆從游君學益大進君爲諸生家甚貧
不願授徒值潘君恂王君祖肅遷官杭歙君遂歷訪之歸
必得詩數百篇後復擕邵先生晉客湖南按察使王君太
岳署中是時君已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每獨遊
名山經日不出値大風雨或瞑坐崖樹下牧豎見者以爲
異人自湖南歸詩益奇肆見者以爲謫仙人復出也後始
稍稍變其體爲王李高岑爲宋元祐諸君子又爲楊誠齋
卒其所詣與青蓮最近歲辛卯大興朱先生筠奉
命督安徽學政延亮吉及君于幕中先生賓客甚盛越歲
三月上巳爲會於采石之太白樓賦詩者十數人君年最
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頃刻數百言徧視坐客坐客咸輟筆

時入府士子以詞賦就試當塗闈學使者高會畢集樓下至是咸從奚童乞白袷少年詩競寫一日紙貴焉君日中閱試卷夜爲詩至漏盡不止每得一篇輒就榻呼亮吉起誇視之以是亮吉亦一夕數起或達曉不寐而君不倦居半歲與同事者議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驢舟訪秀水鄭先生虎文于徽州越日追之已不及矣其標格如此君自知年命不永嘗共赴弔邵先生于常熟夕登虞山遊仲雍祠北望先生墓慨然從之曰知我者死矣脫不幸我先君死若爲我梓遺集如玉芝堂乎玉芝堂者王君太岳爲邵先生所刊詩文集名也亮吉以君語不倫不之應君就便爇神祠香要亮吉必諾乃已故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獨

恨其詩無幽并豪士氣嘗蓄意欲遊京師至歲乙未乃行
亮吉亦以貢入都值母孺人疾中止君自京師貽亮吉書
曰人言長安居不易者誤也若急爲我營畫老母及家累
來俾就近奉養不至累若矣亮吉時奉母孺人憂家居發
其書資無所出君向有田半頃屋三椽因并質之得金三
鎰俾君之戚護君母北行後一年而亮吉遊京師君果以
家室累大困亮吉復爲營歸資俾君婦及子奉君母先回
而君已積勞成疾矣又二年亮吉遊西安君繼至今陝西
巡撫畢公沅奇君才厚資之遂以乾隆四十一年
上東巡召試二等在
武英殿書籤例得主簿入貲爲縣丞銓有日矣爲債家所

迫復抱病逾太行出雁門將復遊陝次解州病殆遂卒于今河東鹽運使沈君業富運城官署距生乾隆十四年年三十有五君性不廣與人交落落難合以是始之慕與交者後皆稍稍避君君亦不置意獨與亮吉交十八年亮吉屢以事規君君雖不之善而亦不之絕臨終以老親弱子拳拳見屬君之意殆以亮吉為可友乎此或君之明而亮吉亦有不敢辭者矣君年甫壯歲蹤跡所至九州歷其八五岳登其一望其三及歿而出篋中詩篇幅完善者至二千首是可傳矣君之喪沈君經卹之甚至巡撫畢公暨今陝西按察使王君昶等亦厚賻之皆俾亮吉挾之歸以奉君之親以撫君之孤以無貽君九泉之戚畢公又將梓君

詩以行蓋數公者於君皆始終禮愛之爲近今所難及亦
君之才有以致之也君娶于趙氏生一子二女子年十三
女長年十六次年五歲五月二十六日行次宜陽友人洪
亮吉謹狀

包文學家傳

先生諱士曾字省三一字心山宋忠義武進縣知縣諱圭
十八世孫世居武進之橫山雍正閒割縣東爲陽湖縣今
爲陽湖人先生少開敏有大志學務該博不名一家居恒
諷誦不輟寒則納履束藁中至夜分不寢歲壬戌補博士
弟子員有聲庠序閒顧七試皆報罷遂專力詩古文辭蔣
長洲沈尚書德潛方以詩名吳下從之遊者類皆研摩格

律剽取聲調以求合于唐開元天寶諸鉅公而貌合神離千首一律其弊至以前人名作竄易數字冒爲已有者先生雖爲尚書所激賞而意趣不同嘗與同輩論詩曰詩爲心聲吾之詩必肖吾之心然後可若轉而求肖古人縱極天下之工亦古人之詩非吾之詩也又嘗作書規尚書遐唐明諸家詩不考檢故籍往往時代統緒地理官爵顛倒錯雜或以前爲後本東指西并摘其紕繆數十事有類于明孫鑛茅瓚之校史鍾惺譚元春之說詩者乞急改正刋爲有識者所笑尚書得其書數日不樂然無以難也此亦可見先生之質直有過人者矣其在里中過從者不過五六輩餘則鍵戶默坐或時時著書不妄結一客善飲酒至

斗許不亂醉則談古今義理娓娓不倦然非投分深者則竟席可無片言喜寫竹石雅得天趣古籍法書名畫縱橫几席間旁及岐黃青烏星卜六壬諸書無所不窺試之亦未嘗不驗歲乙亥里中大祲先生饘粥不給然族有貧無以斂者即質庫錢與之歲甲申修兩縣志當事辟司采訪先生素留意里中掌故凡溝渠通塞道里遠近及士大夫之嘉言懿行可以備采擇者先已一一筆之于書至是條舉付局中人皆推其詳贍先是常客吳中徐某家徐以事涉訟有陰事連其鄰富人童某人咸嗾徐訐出之以窺利徐以商先生先生爲陳利害止之事得解已而童知出先生意詣客亥謝先生不任也歲乙酉赴試江甯遘疾遽卒

年甫四十有八越三十年族人將修譜系其子逵源前已舉于鄉官泗州儒學訓導遠致書亮吉乞為立傳亮吉與逵源同歲生知先生詳且舊史氏也遂為編次如左云

珥塘荆氏族譜序

風俗之媺惡由于士大夫其端不出乎上也亦不出乎下也東漢風俗之媺士大夫有以致之西晉風俗之壞亦士大夫有以致之其由于士大夫何蓋治天下未有無法者也治天下之有法必自士大夫之各修其家法始故觀一世之治亂以風俗之媺惡卜之觀風俗之媺惡又以士大夫之家法修與不修為斷家法壞則害及于國矣害極于天下矣士大夫之家法轉移風俗之具也范滂之母以令

名勗其子樂羊之婦以不義惕其姑風俗所以美也迨正始之後有居喪食烝豚者矣有直斥其父之名而謾詈者矣名家則不修叔父之敬宦族則世無渭陽之情陵夷衰微以致爲人心世道之患則風俗之薄爲之也丹陽珥塘荆氏自漢三國以來卽爲名族迄今已二千年而讀書敦行之士代常數十輩其故何耶譜系之修舉家法之嚴明百倍于他族故也其合族之法曰善惡有别貴賤有等夫善惡有别則父日以戒其子兄日以戒其弟而不肖之子弟無所容身矣貴賤有等則富者或寬博卒世貧者反章服耀身父日以勉其子妻日以勉其夫而偷便安喜遊嬉之子弟幾無以自立矣其法行之二千年而不壞故荆氏

之門地才望常爲他族冠蓋一家無偷便安嬉遊竊及不肖之子弟不過一家之故耳使推其法行之而一州一邑及于天下可無莠民矣一州一邑及天下無莠民而尚有作不靖以干國紀者乎吾故曰家法之詳國法之所以簡也余與荆氏有連又幼嘗受經于華亭敎諭荆先生汝翼故知其家法甚詳則今之序雖由于荆氏之請然豈僅爲荆氏一族言之乎推之于他族而可推之于天下而可

釋名疏證序 代

劉熙釋名其自序云二十七篇案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而韋曜顏之推等皆云劉熙製釋名熙或作熹案三國吳志曜傳曜

在獄中上辭有云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云云玩曜之語則熙之書吳末乃始流布是熙之去曜年代必當不遠一也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撰近時校者以二漢無安南郡或云當作南安今考劉昭注續漢書稱三秦記曰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元和郡縣志亦云漢靈帝立是郡置已在漢末二也此書釋州國篇有司州案魏志及晉書地理志魏以漢司隷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宏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是建安以前無司州之名三也又云西海郡海在其西據劉昭注則西海郡亦獻帝建安末立其時去魏受禪不遠四也釋天等篇於光武列宗之

諱均不避五也以此而推則熙為漢末或魏受禪以後之人無疑又自序云二十七篇而文苑劉珍傳云三十篇目亦不甚縣遠疑此書兆于劉珍踵成于熙至韋曜又補官職之缺也其書參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禮之異洵為爾雅說文以後不可少之書今分覯其所釋亦時有與爾雅說文諸書異者爾雅曰齊曰營州而此云營州齊衞之地爾雅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岨而此依毛傳立文曰石載土曰岨土載石曰崔嵬正與相反是也說文錦从帛金聲凡為聲者皆無義而此云錦金也作之用功其價如金故其制字从帛與金是以諧聲之字為會意又說文平土有叢木曰林而此云山中叢木為林

亦皆異義且其字體出說文外十之三益信熙之時去叔重已遠其聲讀輕重名物異同與安順前又迥別也暇日取羣經及史漢書注唐宋類書道釋二藏校之表其異同是正缺失又益以補遺及續釋名二卷凡三閱歲而成復屬吳縣江君聲審正之江君欲以篆書付刻余以此二十七篇內俗字較多故依前隸寫云所以仍昔賢之舊觀示來學以易曉也

西溪漁隱詩序

詩至今日競講宗派至講宗派而詩之眞性情眞學識不出嘗畧論之康熙中主壇坫者新城王尚書士禎商丘宋尚書犖新城源出嚴滄浪詩品以神韻爲宗所選唐賢三

[illegible]隼專主王孟韋柳而已所爲詩亦多近之是學王孟韋柳之派商丘詩主條暢又刻意生新其源出于眉山蘇氏遊其門者如邵山人長蘅等亦皆靡然從風同時海鹽查編修慎行亦有盛名而源又出于劍南陸氏是又學蘇陸之派秀水朱檢討彝尊始則描摹初唐繼則泛濫北宋是又學初唐北宋之派博山趙宮贊執信復矯王朱之弊持論一準常熟二馮以唐溫李爲極則是又學溫李之派迨乾隆中葉長洲沈尚書德潛以詩名吳下專以唐開元天寶爲宗從之遊者類皆摹取聲調講求格律而眞意漸漓是又學開元天寶之派蓋不及百年詩凡數變而皆不出于各持宗派何則才分獨有所到則嗜好各有所偏欲合

之無可合也賓谷先生弱冠通籍自祕閣而機庭又以才
幹結
聖主知總理江淮財賦者十數年官事之暇以詩文爲性
命其天才學識又足以副之所著西溪漁隱詩若干卷是
也先生居西江而不專主西江之派觀集中題湘花女史
詩卷及戲效香奩體諸作則又宛然西崑信乎才力之大
凡有所作期于言各肖事事各肖題而規仿前人之習所
不屑也亮吉廿年前與先生同舉京兆試同出清苑李先
生之門繼入詞館于先生爲後進然宦轍南北未嘗得半
歲洽幷今先生官維揚與亮吉里居咫尺而亮吉又遠戍
乍歸一意杜門感

恩省咎不獲預賓從之末一發其所欲言先生顧不唾棄獨寄示近作若干卷曰子其爲我閱而序之亮吉何敢序先生亦惟舉平日所欲與先生言者一質之先生而已若亮吉所爲詩則意有所至而筆未克達其去先生遠甚倘他日有所自得與有可自信之處俟十年後亦當乞先生序之

祝貞女傳

貞女祝氏世居海甯之袁花里父某諸生母朱氏女行四幼端嚴寡言笑稍長讀書通大義遇古人節烈事必手抄成帙時諷咏之笄字海鹽徐生杼生勤學得瘵疾纏綿數年卒訃至父母知女性烈祕不以聞忽一日閉戶飲泣父

母啟扃入女哽咽曰徐郎死矣昨示夢于女以不得入祠爲恨汝母能如女願當往成徐郎志否則從此絶粒矣兄弟輩百方勸慰女惟俯首啜泣乃往告徐徐初難之姑蹙然曰有婦如此而使之賫恨以終乎遂諏日成禮于庚子三月歸徐女時年二十七距生歿已三年矣登堂拜姑後奉主入祠布衣蔬食儼然未亡人也女事姑孝姑謂人曰我得此婦二郎若不死姑遘疾女醫禱罔效含殮畢屢欲引决有宗長謂之曰婦之來爲夫計也今兩世未葬嗣子未立遽捐生如死者何始收淚謝之徐家故貧女與伯叔析居受瘠田三十畝多浮糧遇儉歲饘粥恒不給女性勤儉至是爲筐笋計晝夜操作指爲之皴明年冬歸奉母病

不解帶者三月母歿哀毀盡禮女念父老多疾留侍養逢時節及諱日始往家祭祀亦時迎父于家歡奉之紉綴浣濯不假手他人越四載以父病歸侍室內無人偷見穴垣入室所儲去女聞之號曰天乎是十指所積欲為舅姑與夫營兆者也旋居父喪女以痛父故且念貲盡失葬無所措悲憤成疾疾少閒又念年力尚壯或可後圖力疾强起用益節作益勤雖困頓不恤久之戚黨見女憔悴甚規以攝生且即欲為立嗣女曰壽夭命也婦職未盡何以子為作不輟癸丑秋積勞成疾瀕死者數少瘥詢悉醫藥費所耗殆盡懊恨見于辭色初女得生遺像懸諸房日夕焚香病時為人所碎見益悲慟是冬以哭弟歸怔忡大作泣謂

所親曰女不天所隱忍至今者為兩世遺骸計也門內無人相助者惟兄弟今弟又天死兄復旅食頻年手口所營一室于盜再耗于病羸體又不任勞作是天不欲我襄大事也但恨辜負此十餘年耳素蓄一婢至是遣去惟孑身焉惎自裁之計決矣嗣後疾痛無虛日丙辰春女自知力不支欲鬻產營葬衆尼之不果成三月抄絶粒八日不死至夜投繯而絶女生于乾隆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歿于嘉慶元年四月初四日得年四十三歲嗣子一名鳴珂方三歲女歿後所立叔子也

史氏曰貞女之死可云從容就義矣其不死于夫為舅姑也不死于舅姑為葬舅姑及夫也至所積之貲一耗于賊

一秏于病內外親又零落殆盡而貞女不得不死矣嘗讀南史孝義傳諸暨東洿里屠氏女孝養父母及父母卒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爲山刼所殺貞女之死一何其相類乎卒能感族人爲營葬立嗣則徐氏一宗非貞女幾幾不血食矣志定于中而嗣延于世所繫豈淺鮮哉

新刻晏子春秋書後

晏子春秋一書前代人之儒家然觀史記孔子世家所載晏子對景公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敖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云云是明與儒者爲難矣故其生平行事亦皆與儒者背馳唐柳宗元以爲墨氏之徒未爲無據近吾

友孫君星衍校刊晏子深以宗元之說爲非謂晏子忠君愛國自當入之儒家然試思墨氏重趼救宋獨非忠君愛國者乎若必據此以爲儒墨之分則又一偏之見也惟宗元以晏子爲墨氏之徒微誤考墨在晏子之後當云其學近墨氏或云開墨氏之先則可耳漢書藝文志墨子在孔子後

曾孫用懃校刊

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

編修洪亮吉頓首肅啟成親王府中下執事日侍

三天追隨匝歲嗣以疾病旋里伏影閭門正月恭讀

高宗純皇帝遺詔自以曾值

內廷受

恩不次聞信星夜奔赴入都得望

殿廬隨班哭泣螻蟻下誠藉以稍慰到日又蒙

派修

實錄因假寓蕭寺百五十日今第一分稿本業已進

呈亮吉隻身而來者也無車馬無禦寒之具不獲久留叩

送

梓宮之次日即請假遄回已得請於院長矣然區區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上則不勝犬馬戀主之誠下則不敢忘師友贈言之義蓋亮吉詞臣也本無言責但自思通籍以來不數年中受

國家逾格之恩者屢矣夫受恩不酬非國士也有懷不盡亦非人臣所敢出也今謹擇其尤要者陳之左右備執事

造膝沃心之一助焉今

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亦孔迫矣而機局尚未轉者推原其故蓋有數端亮吉以爲勵精圖治當一法

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盡法也用人行政當一改權臣當

國之時而尚未盡改也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

明言路則似通而未通吏治則欲肅而未肅何以言勵精
圖治尚未盡法也自三四月以來視朝稍晏又竊恐退朝
之後俳優近習之人熒惑
聖聽者不少此皆親臣大臣啟沃
君心者之責也蓋犯顏極諫雖非親臣大臣之事然亦不
可使
國家無嚴憚之人乾隆初年
純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時大臣如鄂文端朱文端
張文和孫文定等皆侃侃以老成師傅自居亮吉恭修
實錄見自雍正十三年八九月親政之日起以迄乾隆初
年一日中

硃筆細書折成方寸或詢張鄂或詢孫朱曰某人賢否某
事當否日或十餘次而諸臣中亦皆隨時隨事奏片質語
直陳是上下無隱情又側聞京師耆老人言乾隆初村里
童嫗進城皆北向叩首曰
聖人出矣菩薩出矣乾隆初政所以克紹
聖祖
世宗度越百王而使億兆傾心如此者
純皇帝固聖不可及而亦衆正盈朝前後左右皆嚴憚之
人故也一則處事太緩夫四海九州之事日不知凡幾矣
又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後八年之中權私蒙蔽事之不得
其平者又不知凡幾矣千百萬中無有一二能上達者即

能上達矣未必即能見之施行也乃有赫然出於
睿斷必欲平反如江南洋盜一案者叅將楊天相有功擬
首洋盜某漏網安居皆由署總督蘇陵阿昏憒糊塗貪贓
玩法舉世知其冤至今海上之人言之痛心切齒而洋盜
則公然上岸無所顧忌皆此一事釀成況蘇陵阿又係權
相私人
朝廷必無所顧惜而至今尚坐擁巨貲厚自頤養而江南
查辦此案始則轉輾宕延有心爲承審官開釋繼則并聞
以不冤覆奏夫楊天相之罹法即云特奉
明旨然何以坐爲誣良爲盜并云生事海疆情罪可惡不
得不從重辦理乎則楊天相之命仍須蘇陵阿及承審官

償之矣夫以
聖天子赫然獨斷欲平反一案而猶如此則此外沉冤更何自而雪乎一則集思廣益之法未備自古以來雖堯舜之主亦必詢四岳詢羣牧蓋恐一人之聰明有限必博收眾采庶可無失事請自今凡
召見大小臣工必詢問人材詢問利弊如所言可采則存檔冊以記之倘所保非人所言失實則治其失言之罪然寄耳目於左右近習不可也詢人之功過於其黨類亦不可也蓋人材至今日消磨殆盡矣數十年來以模棱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鑽營為進取之階以苟且為服官之計由此道者無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是衣鉢相承牢結

而不可解夫此模棱軟弱鑽營苟且之人

國家無事以之備班列可也適有緩急而以牢結不可解之大習欲望其奮身爲國不顧利害不計夷險不瞻狥情面不顧惜身家不可得也至於利弊之不講又非一日在內部院諸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急急顧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撫諸臣其賢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營私國計民生非所計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故慮久遠者以爲過憂事興革者以爲生事此又豈

國家求治之本意乎一則進賢退不肖似尙游移夫邪教坌起由於激變原任達州知州戴如煌之罪不容追矣幸

有一眾口交譽之署知州劉清不特百姓服之卽教匪亦服之此時正資熟手正當用明效大驗之人聞劉清今尙爲州牧僅得從司道之後隨同辦事似不足盡其長矣某以爲川省正在多事經略縱極嚴明勦賊匪用之撫難民用之整飭官方用之辦理地方公事又用之此不能分身者也何如擇此方賢能之吏百姓素所服習如劉清等崇其官爵假以事權使之一意招徠撫綏以分督撫之權以蕆

國家之事有明中葉以來鄖陽多事則別設鄖陽巡撫偏沅多事則別設偏沅巡撫事竣則撤之此不可拘拘於成例也夫設官之意以待賢能人果賢能似不必過循資格

如劉清者則進而尚未進也戴如煌雖以別案解任然尚挈家安處川中反得超然事外聞教匪甘心欲食其肉知其所在即極力焚劫是以數月必移一處而教匪亦必隨所跡之近知全家尚在川東與一道員聯姻故恃以無恐是救一有罪之人而反致殺千百無罪之人也其情理尚可恕乎

純皇帝大事之時即明發

諭旨數和珅之罪并一一指其私人天下方爲快心乃未幾而又起吳省蘭矣

召見之時又聞其爲吳省欽辦寃矣夫二吳之爲和珅私人與之交關通賄人人所知故曹錫寶之糾和珅家人劉

全也以同鄉素好先以揩稿示二吳二吳即袖其稿走權
門藉以為進身之地亦人所共知今二吳可雪不幾與
褒贈曹錫寶之
明旨相戾乎夫吳省欽之傾險以及掌文衡尹京兆無不
聲名狼藉則革職不足以蔽辜矣吳省蘭先為和珅教習
之師而後反稱和珅為老師以至竭力汲引大考則第一
矣視學典試則不絕矣豈吳省蘭之才望學品足以致之
乎非和珅之力而誰力乎如是而降官亦不足以蔽辜矣
是退而尚未退也何以云用人行政尚未盡改也蓋其人
雖已致法而十餘年來其更變祖宗之成例汲引一已之
私人猶未嘗平心討論內閣六部各衙門庶務誰為

國家之成法誰爲和珅所更張內閣六部以及各衙門之人誰爲
國家所自用之人誰爲和珅所引進以及隨同受賄隨同舞弊之人
皇上縱極仁慈縱欲寬脅從又因人數甚廣亦不能一一屏除然竊以爲實有眞知灼見者卽不究其從前亦當籍其姓名於升遷調補之時微示以善惡勸懲之法使人人明知
聖天子雖不爲已甚而是非邪正之辨未嘗不洞悉未嘗不區別如是而夙昔之爲私人者尚可革面革心而爲
國家之人否則

朝廷常若今日淸明可也設萬一他日復有效權臣所爲者而諸臣又羣起而集其門矣何以言風俗則日趨卑下也士大夫漸不顧廉恥百姓則不顧綱常然此不當責之百姓仍當責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見十餘年以來有尙書侍郞甘爲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學士七卿之長且年長以倍而求拜門生求爲私人者矣有交及宰相之僮隸并樂與僮隸抗禮者矣太學三館風氣之所由出也今則有昏夜乞憐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長跪以求講官者矣

翰林大考

國家所據以陞黜詞臣也今則有先走軍機章京之門求

認師生以探取

御製詩韻者矣行賄於門闌侍衛以求傳遞倩代藏卷而
出製就而入者矣及人人各得所欲則居然自以爲得計
夫大考如此何以責鄉會試之懷挾替代士大夫之行如
此何以責小民之誇詐夤緣
輦轂之下如此何以責四海九州之營私舞弊
純皇帝因內閣學士許玉猷爲同姓石工護喪曾
諭廷臣曰諸臣縱不自愛其如
國體何是知
國體之尊在諸臣之各知廉恥夫下之化上猶影響也士
氣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風節必待在上者奬成之舉一廉
樸之吏則貪欺者庶可自悔矣進一恬退之流則奔競者

庶可稍斂矣拔一特立獨行敦品厲節之士則如脂如韋
依附朋比之風或可漸革矣而亮吉尤所慮者前之所言
皆士大夫之不務名節者耳幸有矯矯自好者類皆惑於
因果遁入虛無以蔬食爲家規以談禪爲國政一二人倡
於前千百人和於後甚有出則官服入則僧衣惑智驚愚
駭人觀聽亮吉前在
內廷執事曾告之曰某等親王十人持齋戒殺生者已十
居六七羊豕鵝鴨皆不準入門此非細故也及此回入都
而士大夫之持齋戒殺生者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晉祖
尚元虛之習復見於今則所關於世道人心者非小也何
以言賞罰則仍不嚴明也自征苗匪教匪以來福康安和

琳孫士毅則蒙蔽欺妄於前綿宜惠齡福甯則喪師失律
於後而又益以景安秦承恩之因循畏葸而川陝楚豫之
民其遭刼者不知幾百萬矣其已死諸臣姑置勿論其現
在者未嘗不議罪也然重者不過新疆換班輕者不過大
營轉餉甚至拏解來京之秦承恩則又給還家產有意復
用矣屢奉
嚴旨之惠齡則又起補侍郎矣夫蒙蔽欺妄之殺人與喪
師失律以及因循畏葸之殺人無異也殺數百千萬之人
而猶能邀
國家之寬典
朝廷之異數則亦從前所未有也故近日以來經略以下

領隊以上類皆不以賊匪之多寡地方之蹂躪挂懷彼其心未始不自計曰卽使萬不可解而新疆撤班大營轉餉亦何有成例可援退步可守則

國法之寬及諸臣之不畏

國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試思

高宗純皇帝之時用兵金川用兵緬甸訥親債事則殺訥親額爾登額債事則殺額爾登額以迄將軍提鎭之類伏失律之誅者不知凡幾是以萬里之外奉一

嚴旨得一

廷寄皆震慄失色則馭軍之道得也今自乙卯以迄己未首尾五年債事者屢矣提鎭副都統偏裨之將有一膺失

律之誅者乎而欲諸臣之不玩寇不殃民得乎夫以
純皇帝之聖武又豈見不及此而此次辦理軍務獨與金
川緬甸異者
聖意蓋以歸政在即欲留待
皇上涖政之初神武獨斷一新天下之耳目耳倘蕩平尚
無期日而國帑日見消磨萬一支絀偶形司農告匱一念
及此可爲寒心此尤宜急加之意者也何以言言路則似
通而未通也九卿臺諫之臣類皆毛舉細故不切政要否
則發人之陰私否則快己之恩怨即十件之中幸有一二
可行者發部議矣而部臣與建言諸臣又皆各存意見無
有不議駁并無有不通駁則又豈

國家詢及芻蕘詢及瞽史之初意乎然或因其所言瑣碎
或輕重失倫或虛實不審而一概留中則又不可其法莫
如隨閱隨發或面
諭廷臣或特頒
諭旨皆隨其事之可行不可行而明白曉示之即或有彈
劾不避權貴者在諸臣一心爲國本不必更避嫌怨且即
以近事而論錢澧初彭齡皆常彈及大僚矣未聞大僚敢
與之爲讐也若其不知
國體不識政要冒昧立言并或敢攻發人之陰私則亦不
妨使衆共知之以著其非而懲其後蓋諸臣既敢挾私而
不爲國則更可無煩

君上之迴護矣何以言吏治則欲肅而未肅也吏治一日
不肅則民一日不聊生民一日不聊生而欲天下之臻於
至治不可得夫欲吏治之肅則督撫藩臬其標準矣試思
十餘年以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幸而
皇上親政以來李奉翰則已自斃鄭元璹則已被糾富綱
則已遭憂江蘭則已內改此外官大省據方面者如故也
出巡則有站規有門包常時則有節禮有生日禮按年則
又有幫費升遷調補之私相餽謝者尚未在此數也以上
諸項又甯增無減甯備無缺無不取之於州縣而州縣則
無不取之於民錢糧漕米前數年尚不過加倍近則加倍
不止督撫藩臬以及所屬之道府無不明知故縱否則門

包站規節禮生日禮幫費無所出也而州縣亦藉是明言於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數倍者實層層衙門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縣亦恃此督撫藩臬道府之威勢以取於民上司得其半州縣之入已者亦半初行之尚或有所畏忌至一年二年則已成爲舊例牢不可破矣訴之督撫藩臬司道皆不問也千萬人中亦或有不甘冤抑赴

京上控者然不過發督撫審究而已派

欽差就詢而已執事試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卽

欽差上司稍有良心者亦不過設爲調停之法使兩無所大損而已若

欽差一出則又必派及通省派及百姓必使之滿載而歸

而心始安而可以無後患是以州縣亦熟知百姓之技倆

不過如此百姓亦習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於

激變湖北之當陽四川之達州皆其明效大驗也亮吉以

爲今日

皇上當先法

憲皇帝之嚴明使吏治肅而民樂生然後法

仁皇帝之寛仁以轉移風俗則文武一張一弛之道也亮

吉不敏自接侍以來未嘗敢以一事干求即此回入都亦

未敢一詣執事之門此皆不能逃執事之察識況今日已

請假歸里又豈反有所干求於執事乎而必欲一貢其狂

愚者受

恩深重實望一日卽抵蕩平庶與海內士大夫共食成平之福耳執事見之或蒙采其芻蕘於沃心造膝之時隨時隨事進說則鄙人之上願也如以爲無可采而置之亦其次也或竟欲罪其狂惑則區區晉國魏絳尙不逃刑況亮吉之早聞教於君子乎且自去春大考陳疏以後自分當得不測之誅蒙

聖天子知其愚而寬其罪則亮吉已受再生之德又何敢知而不言負覆載之生成乎亮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曾大父上成邸言時政啓集中未梓殆當時因書獲咎或以中有指斥權貴語未便傳播然恭繹
睿廟諭旨業將原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並
經頒示中外臣工不特納言容直
帝德如天即曾大父忠愛之誠讀
天語而昭然若揭似可無庸避匿轉使千載一時之盛隱而勿彰茲值重梓遺集謹將家藏原稿附刊卷末並誌緣起於後

曾孫用懃校竣謹識